

# 英汉对应语不对等现象的语言学阐释

韩霞

**摘要:** 如何从语言学而非翻译学的角度去分析英汉对应语的语义不对等现象, 学界研究不多。本研究以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核心, 即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关系作为理论前提, 通过比较英汉对应语之间的关系, 构建英汉对应语“对称”模式, 引入英汉对应语“不对称”概念。然后, 用语义参数“X”表示英汉对应语的语义共核, 以英汉动植物对应词语为例, 对对应语不对称现象进行词汇语义学阐释和分类。

**关键词:** 英汉对应语; 不对称; 语义学; 参数

**作者简介:** 韩霞, 女, 讲师。(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3) 04-0117-05

吕叔湘、王力、赵元任, 刘重德、王还等学界前辈都指出过比较在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sup>[1,2]</sup> 许余龙教授将比较确定为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并将对比语言学定义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sup>[1](1-4)]</sup> 对比语言学进行的是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潘文国教授为“对比语言学”下的定义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价值: “通过比较不同语言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 来寻求语言的变换、对应及干扰等关系, 为语言教学、语际翻译及本族语的研究服务。”<sup>[3]</sup> 前辈学者在语言比较研究中做出的贡献是我们从事英汉对比工作时的理论根基, 但在进行两语转换的实际操作中, 两语之间存在着的各种不(完全)对等的对应语仍会时常挑战着我们的语感。单就语言内部看, 这些对应语中就有所指不对等, 如“lover”和“爱人”; 有概念不对等, 如“heaven”和“天”; 有语言色彩不对等, 如“propoganda”和“宣传”; 有意象不对等, 比如英汉成语“lionhearted”和“虎胆”等; 有构词理据不对等, 比如“dragonfly”和“蜻蜓”; 还有语义范围不对等。此类不对等大量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语、修辞术语、称谓语、颜色词等对应语中。值得一提的是, 翻译和教学中出现的零对应、假对应、误译、错译, 还有少量的完全对等, 如“blackboard”与黑板, 统统属于“不对等”概念范畴。

## 一、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所牵涉到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是语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正如杨自检先生所言: “如何处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 这是个永久性的理论问题。”<sup>[4]</sup> 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鼻祖, 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和“语言共性论”确定了语言对比研究的人文属性。而“语言的人文属性透过两个方面得以显示: 一是认知系统——主要是语言符号, 一是价值系统——主要是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sup>[5]</sup> 前者从共性(认知系统)出发看差异(语言符号), 而后者是从个性(价值系统)出发看共通(哲学精神), 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杨自检先生提出比较研究的两极目标: 一级目标是寻求所比对象的异与同, 即个性与共性; 二级目标是寻求其产生异同的原因。<sup>[4](总序)]</sup> 在两语比较中, 由于对应语(equivalents)最能够体现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初衷也有两个: 一为了寻找语言共性, 拉近两语距离, 减少汉、英两族学生学习外语时的畏难情绪, 该目的涉及理论对比研究。二是通过帮助语言学习者透过语言认识他族和本族文化的思维方式, 因为“语言是人认识世界的钥匙, 同时

也是阻碍人认知世界和其他文化的桎梏”<sup>[5](1)</sup>。该目的涉及应用对比研究。

## 二、对应与对称

语言的不对称性是造成“桎梏”的重要原因。沈家煊教授在《不对称和标记论》中指出：“语言的不对称是绝对的、永久的，而对称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在达到对称后不再出现不对称，语言的生命也就完结了。”<sup>[6]</sup>可见，不对称性是语言的天然属性。“不对称”相对“对称”而言，柯林斯 CO-BUILD 英文词典将“对称”定义为：一物的两边或两半完全相同的状态；“不对称”则是指一物的两边或两半的形状、大小或风格不同的现象。也就是说，不对称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研究对象为二元，二是研究方法是对比，三是研究基础是二者具有可比性，即共性。沈家煊的语言“不对称”描述是针对单语（汉语）的，研究范围涵盖汉语的语音、构词、句法、语义和语用。本文研究对象是双语（英、汉语），语言的“不对称”现象发生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表现为外语学习和语际翻译（包括双语词典编纂）中出现的“迁移”（transfer）、“过渡语”（interlanguage）和“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等效翻译”（equivalent effect）等概念。翻译界孜孜以求的“对等翻译”研究其实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对应”关系。《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对应”的：一个系统中某一项在性质、作用、位置或数量上同另一系统中某一项相当。根据词典释义，“对应”与“对称”两个概念在研究路径上有着显著区别。许余龙教授以双向和单向示意图解释“理论语言对比模式”和“应用语言对比模式”，<sup>[1](12-14)</sup>我们借用该模式用以解释英汉对应语“对称”与“对应”的对比研究。假设英、汉语的对比基础，即语言的共性表现为 X，所谓“对称”，就是指 X 在英、汉语中分别有某种表达，记录为 XE 和 XC；所谓“对应”，是指 X 在英语中是这样表达的，通过英语表达再找到相应的汉语表达。如下图所示，图 1 代表英汉词语“对称”模式，为双向路径；图 2 代表英汉词语“对应”模式，为单向路径：<sup>[7][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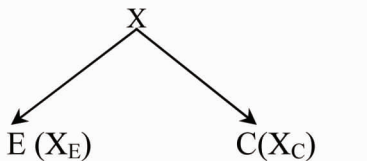


图 1 英汉词语“对称”模式



图 2 英汉词语“对应”模式

可见，“对称”研究属于理论对比语言学范畴，“对应”研究属于应用对比语言学范畴，前者是语言学家所关注的，而后者在外语教学和语际翻译中更受关注。我们还发现“对称”示意图一目了然，而在“对应”示意图中，从 X 到达 XC 是走了“弯路”实现的，共核 X 在这段路程中必然会发生偏移、遗失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即“对应”情况下的“不对称”。通过前文提到的英汉对应语之间的种种不对称现象，探讨语言之间如何产生、为何产生“变换、对应及干扰”<sup>[3](1)</sup>便是英汉对比语言学进行不对称研究所关注的。为了解释英汉对应语的语义不对称理论，接下来本文以英汉动植物词语为例，因为动植物词语是各种隐喻和国俗文化的典型载体之一。

## 三、语义不对称

英、汉语际交际中存在大量如下的对应表达：英语中的“like a drowned rat”（落汤鼠）相当于汉语中的“落汤鸡”，“lionhearted”（狮心）相当于“虎胆”，还有汉语成语“狐假虎威”相当于英语中的“the ass in the lion’s skin”（驴假狮威），“虎父无犬子”相当于“Eagles do not breed doves”（鹰父无鸽

子), 诸如此类。英语与汉语的各自表达法采用的动物意象虽然不同, 但却表达了同一意思。这类对应应在《红楼梦》的霍译本的翻译学研究中可以得到不少的实例。这里要探讨的是产生两种语言间的不对称要素是什么? 受语义三角关系<sup>[8]</sup>及理论语言对比模式<sup>[1](12)</sup>的启发,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中存在着语义不对称的英汉对应语的共核 X。下面两幅示意图分别展示了在语言转换或语际交流中语义不对称的发生模式与语义不对称的核心成分<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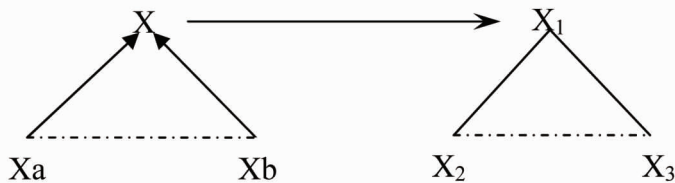


图3 语际转换下的对应语语义部队称发生模式

在箭头指向的左边三角中, X 表示语义参数, 是语际交流中对比两种语言对应语时所拥有的语义共核, 是词汇语义学对比的共同基础。此参数反映在语言 A 中表现为  $X_a$ , 反映在语言 B 中表现为  $X_b$ ,  $X_a$  和  $X_b$  为一对对应语。在箭头指向的右边三角中, 对比语义参数 X 由三个元素组成:  $X_1$ ,  $X_2$  和  $X_3$ 。 $X_1$  代表概念 (concept),  $X_2$  代表语言形式 (form), 本文专指各种词条 (lexical items),  $X_3$  代表  $X_2$  指代的具体物或事 (object/thing)。右图实际上是一个语义三角, 经典语义三角是就一种语言内部而言的, 本文将其延伸为跨语言对比语义三角。当参数 X 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发生改变时, 语言 A 中的语义参数同语言 B 中的语义参数就会不一致, 从而发生语义不对称。也就是说, X 可以是概念 (concept)、指称 (reference) 或指称对象 (referent) 三要素之一。当一语言中参数的任一元素不等于另一语言的对应成分时, 导致两种语言共享参数发生偏移, 从而引起不同维度的语义不对称。另外, 如果语义不对称是由指称或指称对象不同造成的, 这种不对称呈显性; 如果语义不对称是由概念不同造成的, 这种语义不对称呈隐性, 因为内在的概念比外在的指称或指称对象要隐秘、晦涩得多。

举个例子, 英语和汉语中都有用动物意象隐喻“胆小”这个概念的表达法, “胆小”的概念就是共核参数 X。在英语中, 这个概念通过小鸡、绵羊、兔子和鸽子等动物来传达, 如 chicken-livered, a sheepish smile, as timid as a rabbit 和 pigeon-hearted 等; 在汉语中, 表示“胆小”概念的动物意象转移到了鼠和龟的身上, 如“胆小如鼠”, “缩头乌龟”等。在对这类对应语进行比较时, 小鸡等英文词汇标记为  $X_E$  (即  $X_a$ ), 表示反映在一个英语词汇中的 X; 鼠等汉语词汇标记为  $X_C$  (即  $X_b$ ), 代表反映在一个汉语词汇中的 X。正如许余龙教授指出的“在对比中往往会将 X 遗忘掉, 使人产生错觉”<sup>[1](14)</sup>。在外语教学或语际翻译中, 若是仅用“对应”模式进行英汉对比的话, 共核参数 X 经常被忽略或想当然, 由此产生翻译领域的“假朋友”和“貌合神离”。

#### 四、语义不对称分类

沈家煊教授指出“讲不对称时总是预示着对称”, 所以“我们允许用‘不对称’来兼指‘对称和不对称’”。<sup>[6](1)</sup>引进参数 X 后, 我们就可以对英汉对应语语义不对称 (包括对称) 进行逻辑分类了。参数 X 在语言 A 和在语言 B, 可以形成以下逻辑关系:  $X_a$  等于  $X_b$  时产生语义对称,  $X_a$  不等于  $X_b$  时产生语义错位,  $X_a$  在语言 B 中对应为零时产生语义缺位,  $X_a$  接近对应  $X_b$  时产生语义移位,  $X_a$  语义范围大于  $X_b$  或  $X_b$  语义范围大于  $X_a$  时产生语义叠位。按照该逻辑关系推理, 四种英汉对应语的语义不对称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 移位 ( $X_{E1} \approx X_{C2}$ ), 叠位 ( $X_E \supset$  或  $\subset X_C$ ), 错位 ( $X_E \neq X_C$ ) 及缺位 ( $X_E = \emptyset X_C$ )。

(1) 移位 ( $X_{E1} \approx X_{C2}$ )。英汉对应词语语义移位就是从某英语词语转换到汉语词语时,两种语言词语参数  $X$  的某项语义要素发生了偏移,但在同一语义场中仍共享其他语义要素,即概念。为了区别英、汉词语中发生偏移的两种物象,本文将用阿拉伯数字 1 代表英语中的物象,即  $X_{E1}$ ;用阿拉伯数字 2 代表汉语中的物象,即  $X_{C2}$ 。如,要表达“最大障碍和困难”时,英语有成语 a lion in the way (拦路狮),汉语有成语“拦路虎”。在英、汉语两种表达中,语义移位发生在比喻意象这一语义要素上。英、汉两种语言使用的两种物象狮 ( $X_{E1}$ ) 与虎 ( $X_{C2}$ ) 被赋予几乎相似的概念,即  $X_{E1} \approx X_{C2}$ 。因此不论各自语言中所指何种物象,在语义大家庭中共享某语义要素,便成为了概念对应、物象偏移的不对称,我们将此类对应语间的不对称现象归类为移位。

(2) 叠位 ( $X_E \supset$  或  $\subset X_C$ )。英汉对应词语语义叠位发生在从某英语词语转换到汉语词语或反过来时,参数  $X$  在一词语的语义范围与在另一词语的语义范围部分重合。例如, mad cow disease 被译为“疯牛病”,然而本文认为这对对应词语同样存在典型的语义不对称。根据成分分析理论(CA)与范畴论,<sup>[9,10]</sup>英语中的 cow ( $X_E$ ) 可分析为: [ + FEMALE ] [ + ADULT ] [ - HUMAN ] [ + BREEDING ],而汉语的“牛” ( $X_C$ ) 为: [  $\pm$  FEMALE ] [  $\pm$  ADULT ] [ - HUMAN ] [  $\pm$  BREEDING ],两者共同要素仅为“非人类”,英语“乳牛”属于汉语“牛”的语义范畴,即  $X_E \subset X_C$ 。英语的家畜词语存在 FEMALE - MALE 与 ADULT - YOUNG 语义关系的独立单词;<sup>[9](231)</sup>以分析型为主的汉语要表达相应意思,则需在“牛”前后加上修饰词素组合成公牛、乳牛、牛犊、种牛等。可见, mad cow disease 与“疯牛病”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属于叠位。

(3) 错位 ( $X_E \neq X_C$ )。英汉对应词语语义错位就是将某英语词语的语义参数  $X$  错置在另一个汉语词语上。例如, dragon 与“龙”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对错位的对应词语。LDCE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2006) 关于 dragon 有这样一个例句: Casey's new teacher's a real dragon. (凯西的新老师真是母老虎。)以中国人对“龙”的崇拜,例句中的 dragon 很可能被当作褒义词,译为“高贵的人”或“中国人” ( $X_C$ ) 等。实际上,西方人用龙形容女性时比喻“悍妇” (XE),相当于“母老虎”或“母夜叉”,多为贬义。表面上, dragon 和“龙”看似指称对应,却包含着完全不对称的语用意义和国俗语义,不分场合地相互替代,就会产生语义错位,即  $X_E \neq X_C$ ,导致误解和错译。英汉语际交际中此类形似神不似的例子很多,研究他们之间的语义错位对二语习得、英汉互译、辞典编撰等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4) 缺位 ( $X_E = \emptyset X_C$ )。英汉对应词语语义缺位就是某英语词语完全找不到具有对等语义参数  $X$  的汉语词语,反过来亦然,即零对等。这类词语主要是由英、汉两种语言所反映的独有文化造成的,大量存在于国俗语义研究中,经常成为英汉互译实践中的硬伤。在翻译典故、古典小说时,就存在着大量缺位现象,如《红楼梦》中典故、服饰词语、称谓词等的翻译一向为翻译鸿沟。如何填补缺位也为中外学者翻译家孜孜以求,这便是研究缺位的重要意义。

## 五、结 语

套用理论语言对比模式和应用语言对比模式,我们为英汉对比语言学建立了英汉对英语的对称模式 and 对应模式,在此模式下,将不对称研究拓展到两语之间,解释两语转换过程中语义不对称是如何发生的,并对拥有典型国俗语义的英汉动植物词语进行不对称分类并公式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不对称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和分类,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杨自检先生教导的“一级目标”,文内并未解释产生不对称的原因,即“二级目标”。因为造成不对称的原因本身就是一个课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涉及领域广泛,学科交叉性强,笔者才疏学浅,若是一笔带过不免草率,只待不断长进,将解释工作留于后文。由于笔者首次运用对比语言学理论和语义学原理研究语际对应语的不对称性,力图冲出英汉翻译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樊篱,因而尚显幼稚,研究中还有很多漏缺有待填补。理论上讲,不对称研究学科交叉性强,适用范围将很宽广,其理论成果不仅可以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还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外语教学,英汉互译,双语辞典编撰以及丰富二语习得理论。

### 参考文献:

- [1]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前言.
- [2] 张尚信. 英汉语言美的对比 [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34.
- [3]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 [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1-4.
- [4] James C. *Contrastive Analysis* [M]. Qingdao: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2005:总序.
- [5] 杨元刚.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
- [6]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330.
- [7] Han X. *A Contrastive Study of Semantic Asymmetr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Equivalents* [D]. Thesis for MA degree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5:61.
- [8] Hu Z L. *Linguistics: A Course Book (Second Edition)*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161.
- [9] Saeed J. *Seman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231.
- [10] Taylor J.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30.